



狼牙山五壮士

刑 野
孙福田 編剧
和谷岩

9
1
2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狼牙山五壮士

刑 野
孙 福 田 编 剧
和 谷 岩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6·北京

狼 牙 山 五 壯 士

刑 野
孙 福 田 編 剧
和 谷 岩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89 号

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2}{3}$ · 字数46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16,050册 定价：0.17元

统一书号：10061·128

内 容 說 明

1941年秋天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——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空前残酷的大“扫荡”。我军杨成武部一团在狼牙山边痛击敌军后，突然闪至敌后与兄弟部队汇合，突击敌军。就在这阶段战役内，在号称边区“东大门”的狼牙山上，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：一团的五个战士在掩护大部队转移时，有意将敌军吸引至天险狼牙山山顶，使我军主力部队由山下安全撤退，最后他们五人弹药耗尽，在敌人逼近时，奋身跳下狼牙山悬崖。他们的这种英勇行为成为人民群众中长期赞颂不绝的生动故事。这个剧本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段生动事迹，也描绘了这五个战士在战斗中的成长。

- 人物：馬宝玉 一团七連二排六班长，25岁。
葛振林 該班副班长，23岁。
胡福才 战士，19岁。
胡德林 战士，30岁。
宋学义 战士，22岁。
张大叔 六班房东，50岁。
小玲子 张大叔的孙女，12岁。
秀 蓮 小玲子的母亲。
李惠芬 胡德林妻，村妇救会主任。
张宝子 张大叔的儿子，民兵队长。
邱团长 一团团长，30岁。
刘凤山 七連連长，40岁。
石老道 狼牙山一古庙的道士，70岁。
高 見 日寇联队长，40岁。
趙玉崑 伪軍官，30岁。
我軍战士多人。
群众多人。
敌伪兵士和特务多人。

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区。

高耸入云的狼牙山，山上奇峰古庙，苍松翠柏，从山顶望下去，易水，长城清晰可见。东山脚下沃野千里，一轮红日正从东海面上升起来。

画外音：“1941年秋天，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——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空前残酷的大‘扫荡’，就在这被称为边区‘东大门’的狼牙山上，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……”

一排炮弹骤然在一带山林中爆炸，滚滚浓烟卷向天空，又渐渐散去。

晋察冀边区冀西地区，青虚山、神仙山、白桦山一带的山沟里、树林里、梯田里空无一人。

唐河，波浪滚滚，向东奔流着。

远处山村在燃烧，烟雾弥漫了山野。

敌指挥官高见，耀武扬威地骑在马上率领敌军大队人马正奔下高山、穿过丛林、跨过唐河。

几个敌军军官和汉奸赵玉崑，也骑着马，尾随在高见的身后。敌人经过之处，将成熟的庄稼被践踏无存。

黄昏。长城的城堡，耸立在山头。

紫荆关环抱在群山之中，关门下刻着“山河带砺”四个大字，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英雄岳飞的题字，它显示着我们民族的尊严。

一队敌骑兵，从长城外奔到紫荆关门首，忽然停下。在最前边

的敵軍官，仰頭凝視着“山河帶礪”四字，臉上顯出恐怖和敵視的神情。片刻，他把馬刀一揮，帶領敵軍奔入紫荊關。

敵騎兵沿着易水河岸向狼牙山迅速進發。

夜晚。一列裝甲列車停在保定車站。剛剛跳下火車的敵兵有的正在集結，有的正在從車廂里拉下馬匹，有的搬運子彈給養，有的匆忙登上站外的卡車……。站台上燈火閃閃，人喊馬嘶，亂作一團。

一列列載着敵軍和載着彈藥給養的卡車，在公路上奔馳。直向遠處黑黝黝的狼牙山前進。

畫外音（和以上畫面同時）：

“掃蕩邊區的日寇三萬餘名，在西綫遭到我邊區軍民沉重打擊後，轉向東綫，企圖消滅我軍楊成武部隊。西面的敵人渡過唐河經完縣、滿城北進，北面的敵人一路從淶源出發而南下，一路出紫荊關沿易水而南下，東面又由保定出動了大批精銳部隊，敵人分作四路，向我狼牙山區凶猛撲來。”

幾架塗着膏藥徽的飛機，在狼牙山區的天空盤旋。

一個高山頭上。我軍一團七連集結待命。團主力經過七連集結的隊列旁邊，沿着一條山路迅速向北行進着，戰士們都戴着用茅草編的防空圈。

團長邱蔚站在一塊臥牛石上，用望遠鏡觀察了一下敵人的動向，然後向七連集結的地方喊道：“劉鳳山同志！”

七連連長劉鳳山應聲答道：“有！”迅速跑到團長面前。

團長說：“今天部隊閃得遠一些，你們七連擔任後衛，要緊緊地盯住敵人。”

劉鳳山接受任務後，跑回隊前。

邱團長向部隊集結的地方走去。

部隊正在整裝。七連六班的戰士們在一個梯田的坎壁下休息。

班长馬宝玉正在埋着头擦枪。副班长葛振林看見团长远远地向这里走来，急忙在睡在草地上的胡德林的屁股上打了一拳，喊道：“外头下雨啦，屋里睡去。”

胡德林哼哼唧唧地說道：“別搗乱，休息好了跟鬼子干。”他說着又睡着了。

宋学义在一边收拾他的行装，他是个不大說話但心里有数的人，他把背包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身上收拾得利利洒洒，然后掏出一粒子弹在鞋底上磨擦着。

胡福才坐在胡德林的背后，一只手摸着子弹袋，心里在計算着什么。

团长走到六班跟前笑着打招呼說：“噢！馬宝玉，你們六班都在这里嗎？”

馬宝玉立正报告說：“是！……負伤三个，有一个病号送走了……”

葛振林接着說：“五个也不算少，打起仗来，能頂鬼子一百个。”

团长笑着点点头，一个个指着战士念出他們的名字：“馬宝玉、葛振林、……”

胡福才見团长的目光落在胡德林身上，悄悄地在胡德林身后用脚踢了一下。这时团长已經喊出了胡德林的名字。胡德林一面叨念着：“吃得饱，睡得着，走得了。……”一面懶洋洋地坐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团长，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赶快站起来。

团长問胡德林道：“胡德林，……你的身体还是那么結实啊，沒鬧病吧？”

胡德林談諧地說：“报告团长，我要鬧病得看个黃道吉日，一般地說，反扫蕩的工夫我从不鬧病。”

同志們哈哈大笑起来，团长用手点着胡德林笑着說：“調皮鬼！”

团长点头笑了笑，轉眼看到了胡福才。問道：“唉，这个小鬼

是誰呀？……噢！你叫胡——福才，是不是？”

胡福才腦脹地回答說：“是，團長……”

團長又問道：“隊伍里的生活過慣了吧？”

胡福才瞥了胡德林一眼，好象在要求胡德林幫助他回答團長的問話一樣。

胡德林一下就明白了胡福才的意思，馬上對團長說：“這小伙子不賴。……”

團長很隨便的對戰士們說：“這次敵人又是三光政策，又是鐵壁合圍，敵人凶得很哪！……這兩天敵人的主力又轉到一分區來啦，據說要在狼牙山區消滅咱們一團，你們說怎麼辦哪？”

戰士們齊聲回答道：“跟他干唄！”

團長揮了一下手說：“不，咱們先跟他轉，他追擊，咱們就推磨，他包圍，咱們就跳圈兒。疲勞他，消耗他。到了節骨眼上，找個合適的地方，再狠狠地揍他，你們說好不好呀？”

“好！”

胡德林補充說：“這是游擊戰術……”

團長說：“對啦！咱們軍區聶司令，延安毛主席、朱總司令和邊區老百姓都在關心着咱們這兒。這就看你們的啦！”

戰士們齊聲回答：“我們保證完成任务！”

高見騎着一匹白馬，在一座山頭上用望遠鏡望着周圍的村莊和遠處狼牙山的山峯。在他的馬前，鋪着一塊約有三丈見方的太陽旗。

高見放下望遠鏡，向着旁邊的一個敵軍官驕傲地說：“你給桑木師團長打電報，就說：我軍主力已經進行狼牙山下。敵軍官習慣地接下去說：“等候師團長的命令……”

高見把手一揮打斷他的話說：“不，請求師團長立刻發命令，我要在一周之內，消滅一團，占領狼牙山！”

敵軍官應聲而去。

汉奸赵玉崑，在高見的馬前躬身讒媚地說：“我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深知八路的困难。凭皇軍的軍威，用不了一周，不过三天，就可以占領狼牙山！……”

高見低头蔑視了赵玉崑一眼，獰笑了一声說：“哼哼！你未免太輕敌了，……”赵玉崑急忙点头称是。

高見向身旁的另一敌軍軍官使了个眼色，敌軍官向鋪在地面上的膏藥旗奔去。

敌机驟然俯冲下来，向狼牙山下一帶村庄猛烈轟炸，村庄里、地埡旁、山沟里……”騰起团团的烟火。

北淇村村中，一块打麦場旁，落下一顆炸彈，将一棵古老的大树炸成两截，村中人們大乱。男女老幼夺門而出，有的扛着行李，有的牽着牲口，有的抱着孩子，涌到街上，汇集到一个村口，逐漸形成一条人流，向村北一道山沟奔去。

张大叔走在群众行列的旁边，他一面大踏步地走着，一面向着远处大声喊着：“宝子！宝——子！……”

民兵队长张宝子，带着一个地雷小組由山上下来，他們担着地雷，汗流夾背地迎着群众向村里走来。张宝子对群众不时地招呼着：“奔西北沟！飞机来了，注意隐蔽！……”

一个民兵对张宝子說：“队长，张大叔喊你。……”

张宝子急忙应声道：“爹！……听见啦！”他快步迎上前去。

张大叔：“公粮运完了沒有？”

张宝子：“运完啦。”

张大叔：“队伍还在前边，这雷先別埋。”

张宝子：“知道！”

张大叔想了想又叮嘱說：“还有，赶快派人往山上运雷，要多运……”

张宝子点了点头剛要向村里走去？妇教会主任李惠芬从村里赶来：“大叔，宝子，軍鞋都收齐啦，你們說怎么办？”

这时秀蓮領着小玲子，随着群众的队伍走到这里。小玲子喊

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！……”

张大叔揮着手臂說：“小玲子，跟着你媽快走！”他回头又对李惠芬說：“惠芬，走，咱們回村里再去合計合計。”

北淇村村中的打麦場旁，张大叔和李惠芬为了一件事正爭执不下，旁边拴着几个馱馱子，馱筐里装滿了軍鞋。李惠芬奔向一个毛馱，嘴里咕嚕道：“我就要去……”

张大叔着急地喝道：“惠芬，不許你去，这不是你們妇救会的事！”說着也奔上前去，拦住惠芬，不讓她解繩繩，这时，邱团长沿着村头的一条小路走来，見到这种情形，忙問道：“你們倆爭論什么呢？”

李惠芬一看是团长，連忙搶着說：“我要到老君堂送軍鞋，大叔不讓我去，这是我們妇救会的事，他非要去，五六十的老人爬那么高的山，……邱团长，你評評理……”惠芬剛說到这里，旁边馱筐里忽然发出了小孩子哇哇的哭声。

团长走到馱筐跟前逗着孩子說：“嘩！小家伙跟胡德林长的一模一样！怪不得他爸爸一天念叨。”

李惠芬着急地追問：“团长，你快說，倒底叫誰去？”

团长看着李惠芬說：“要讓我決定，你馬上把任务交給张大叔，抱着小牛子到西北沟去。”

李惠芬一听，象受了一个意外的打击一样，失望地看着团长那微笑的面孔。怔了一会儿說：“你这团长管不了我們妇救会的事。”說着便去解繩繩……

二

天剛亮的时候。

无数群众涌进一道山沟，向狼牙山方向轉移。

在另一条山沟里，邱蔚团长率領部队，朝着狼牙山迅速行进。

七連連長率領着七連隊伍，冲上一片高山頭，立刻散開占領陣地，準備向前坡摸上來的敵人射擊。敵人的炮彈不斷地在他們附近爆炸。

六班班長馬寶玉在連長身邊，悄悄地要求說：“打吧，連長……”

連長制止說：“慌什麼，放近點，不給他點厲害他纏個沒完。”

眼看着敵人摸到他們的陣地前沿了，連長舉起駁殼槍大聲命令道：“打！”

一陣機槍掃射和排子手榴彈把敵人砸下去了。

劉鳳山回頭看着遠遠的山溝里，主力和群众轉移的行列，把手一揮說：“轉移！”

隊伍立刻向連長集攏來，劉鳳山向四下一看，忽然發現敵人從四面包圍上來。這時天已經大亮了。

劉鳳山率領他的隊伍向東面突圍，一群敵人排成一條綫，向這邊壓過來。連長轉身帶領部隊又向西邊突圍，又發現西邊的敵人堵住了去路。

七連戰士們情急地向連長圍攏。

六班班長馬寶玉奔到連長跟前氣喘喘地說：“連長，怎麼辦？……我看集中火力從正面突到敵人後頭去。”馬寶玉正說着，四面敵人哇哇地冲上山來了。連長向天空連打三槍，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命令馬上分散突圍。”

戰士們迅速尋找有利地形，向四外冲去。

六班戰士跟着班長馬寶玉，飛快地爬上一個山頭。

馬寶玉看到前邊的路口，已被敵人機槍封鎖，便揮手使戰士們臥倒，低聲對戰士們說：“敵人兵力很大，我們要失掉聯絡，天黑到北淇村張大叔家……”馬寶玉話未說完，葛振林喊道：“班長，你看。”馬寶玉順着葛振林指的方向看去，看見一部分戰士跟着連長向一個山溝突圍，敵人的火力緊緊地追擊着他們。他馬上命令道：“糟糕……快打，決不能讓連長吃虧，把火力吸引過來！”戰

士們馬上射擊，一部分敵人向六班追來。但敵人的火力仍集中向連長突圍的方向射擊。

這時葛振林發現側面一個敵軍軍官，騎着一匹白馬向他們追來。他回手一槍，敵軍官應聲落馬。葛振林撒腿向白馬追去。班長情急地喊道：“葛振林……”

葛振林那里顧得班長喊他，他連爬帶滾地追過去，勒住白馬，跨上馬背，大聲喝道：“小日本兒，不怕死的跟我來嘍！”他一面打着回馬槍向后面的敵人射擊。一面順一條山溝飛奔而去。

馬班長和戰士們在山頭上擔心的看着，葛振林將敵人的火力吸引過去，白馬越飛越遠了。

馬班長贊許地說：“老葛這一手干得棒！”話剛出口，一股敵人向他們追來。他急忙對戰士們說：“趕快分散！”

胡福才一聽到班長的命令，面帶難色，躊躇不動，胡德林看到胡福才這般情形，站起身來喊道：“小胡，跟我走！”

馬寶玉說：“好，你們先走。”

胡德林和胡福才跑到一條淺溝里，忽然聽見一個鬼子的腳步聲，胡福才被胡德林一拉，鑽進一個石峽縫里隱藏起來，當鬼子走在他的眼前時，胡德林端起刺刀猛力刺過去，鬼子撲倒在地，胡德林撿起敵人的大槍。從敵尸身上搜出一個小佛象，他端詳了一下，想扔掉，一轉念又揣在懷里了。他又拿起敵人的鋼盔。

胡福才從石峽縫里出來，胡德林說：“給你戴上，這玩藝兒保險，”他說着把鋼盔戴在小胡頭上，接着說：“你看，鬼子也是肉長的，怕他干什么！”

胡德林拉着小胡在淺溝里走了几步說：“不能走山溝，快上山，山樑上眼界寬，這是經驗。……”說着他們向山坡上走去。

胡德林和胡福才脫離了敵人的火力圈，來到敵人的側后方，鑽進一道山溝。他們坐下來喘息着。

胡德林說：“好家伙，癩蛤蟆跳到腳面上，咬倒沒咬着，吓人

一跳。”說着拿起水壺來往嘴里倒。

胡福才嘆喲笑了，他奪過水壺，反過來舉到胡德林的眼前。胡德林一看，原來已被打了個大窟窿，二人哈哈大笑起來。

胡德林把水壺用力往遠處一扔：“輕了裝吧！”水壺飛到草叢中去了。胡德林又坐下來，從懷里掏出那個小佛象。

胡福才拿過佛象說：“小佛爺兒？……要他干嗎？”

胡德林：“給俺小牛子玩，他一定喜歡……”

胡福才：“這次到了你們村兒，非去看看小牛子到底跟你長得一樣兒不！”

胡德林一面從胡福才手里拿過小佛象一面說：“不跟我長得一樣還能跟誰長得一樣啦？”

胡福才：“長大了叫他干什么？”

胡德林：“干什么？……反正用不着當兵啦，別的嗎……實行民主，個人自願嘍！”他說着向四周的山野望了望：“老葛不知道飛到那去啦！”

葛振林頭上頂着剛編好的偽裝圈，牽着一匹白馬，從一塊高粱地裡鑽出來，四下望了望，出了口長氣。

葛振林自語：“嗚，這一仗打的，把‘車’‘炮’都丟啦！就是得了一匹馬……”他蹲下來呼吃呼吃地喘着氣。

葛振林剛在一個土坡上坐下來，前邊“叭叭”打了兩槍，一群敵人順小路搜索過來，太陽旗在鬼子頭上晃動。

葛振林急中生智，鬆了馬韁繩，在馬屁股上扎了一刀，白馬順小路飛奔而去。

葛振林飛快地一滾，隱蔽在山坡路下的一塊懸石底下。

敵軍沿着山坡的小路，踏過懸石吼叫着追過去。葛振林從懸石底下鑽出來，對着跑過去的敵人：“老子在這兒哩！”這時他感到渾身無力，索性坐下來，他很餓，想找點東西吃，在自己身上搜索了半天，才知道干糧袋丟了，很失望。最後，他從飯包裡掏出來了

一个小布袋，伸手从里边掏出三个象棋子。

葛振林自語：“你要是一袋餅干多好！”他无奈地把棋子装进去，生气地看了看口袋，一下把它扔进草丛中去了。但他忽然念头一轉，又把口袋撿了回来。“这东西可不能丢！见了胡德林我先得跟他杀一盘！”他将棋口袋又装进飯包，“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他們去。”他說着向前面走去。

宋学义汗流夾背的来到一座山脚下，忽然发现一个洞口，他看了看天色已晚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这倒是个好地方。”

洞内黑忽忽的，地上滿是烂谷草，宋学义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东西，抱着枪剛要睡下，忽地一下又跳起来，忙端起枪来問：“誰？”

胡福才睡夢惊醒，一看有人；抓起枪来，推上了子弹。

胡德林不慌不忙地坐起来，一只手按住小胡。

宋学义仔細一看，喊道：“老胡！……”

胡福才：“唉呀，宋学义，你还活着哇？”

宋学义：“这不是小四川儿嘛！”

胡德林疑虑地問宋学义：“就你一个？”

宋学义：“我和班长失去联络啦！”

胡德林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宋学义：“你們走了以后，我們鑽进一片树林，后来……”宋学义叙述了今天他和馬班长的一段经历：

馬班长和宋学义从一片树林里跑出来，看見几个敌軍騎兵在一群老乡和民兵后边紧紧追赶。

馬班长和宋学义急忙臥倒掩护群众，向敌騎兵射击。

馬班长对宋学义說：“不要乱打，射人先射馬，！”他向前边騎兵瞄准射击。

最前边的騎兵，随着馬匹翻下路旁的山坡。但有的向馬宝玉他們追来。

馬宝玉情急地說：“轉移，你先走！”

宋学义：“班长先走吧！”

馬宝玉：“俩人还开討論会呀？”

宋学义拼命地爬上一座高山，当他回头看馬班长时，馬班长不見了。……

宋学义回忆着对胡德林說：“后来馬班长就不見了！”

胡德林埋怨宋学义說：“你呀，唉！……走，咱們快找馬班长去。”

夜晚，北淇村张大叔家的东屋里。

馬宝玉昏迷地躺在炕上；张大叔扶着他的头，剛剛用一块白布扎好他头上的伤口。

秀蓮一手端着碗，一手拿着羹匙往馬班长嘴里喂水。

小玲子在一旁目不轉睛地望着馬班长。

不多时，馬宝玉忽然出了一口长气，他的嘴唇抽动着，眼睛慢慢地睜开了。

张大叔和秀蓮見馬班长清醒过来，兴奋得喊着：“馬班长！馬班长！”

馬班长猛地扒着张大叔的肩膀坐起来喊道：“张大叔！……老葛，老胡他們……”

张大叔沒有回答，急忙把馬宝玉按在枕头上。

北淇村村中靜悄悄地，只有断断续续地犬吠声，一弯昏暗的月亮，偏向西落。

馬班长昏昏沉沉地睡着。

小玲子也在炕上睡着了。

张大叔和秀蓮在一边看着馬班长。

村外密密层层敌人，悄悄地向北淇村村中围攏。

张大叔在房里已經暈倦了，他装了一袋烟，正在用火石打着

火，忽听村外连响三声手榴弹，接着噼噼拍拍地响起枪来。刹时，街上人们的喊声和脚步声乱成一片。

张一叔喊了一声：“快！”背起马班长来就往外走。因为走得慌促，马班长的一只鞋被门扇碰掉了，恰恰掉在门角落里。

秀莲急忙把小玲子喊醒，拿起随手带的行李包裹，领着小玲子冲出门去。

张大叔背着马班长走到街上，正想从村东口奔出去。村里的人们从两旁涌过来了。有经验的张大叔，一见不妙，转身折进一条僻静的小胡同。秀莲和小玲子也跟进来。不料敌人从对面冲进来。

他们拐进另一条小胡同，又遇见敌人在对面堵住，老人背着马班长迅速闪躲在一个墙角里。

这时，秀莲心机一转，拉着小玲子，迎着敌人走了几步，拐到另一个胡同里去了。

敌人立即追过去。

张大叔背着马班长冲出村子，鑽进一片庄稼地里。

村外一阵枪响，一群群敌人端着刺刀，把刚逃出村的人们，又从各个村口逼回村来。

三

白天。北淇村村中，敌人正在各家各户砸门砸窗，翻箱倒柜。

若干小股敌人从各个村口出动，向四面山坡上搜索。

赵玉崑带着一群伪军和几个特务，闖进张大叔家的东屋里，到处翻腾，一个特务忽然看见地上扔着的那只鞋子，伸手拿起来，向赵玉崑报告：“赵队长，一只鞋子。”

赵玉崑接过鞋子一看，鞋梆上穿着一条新布带，马上认出这是一只边区造的毛底鞋，他如获至宝，麻脸上现出得意的狞笑，呲着两个金牙跑出去了。

高见坐在一户老百姓家堂屋的太师椅上。